

没有名字的人

七路迷宫

FOXFOXBEE◎著



雁北堂出品
Seven path
labyrinth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没有名字的人

七路迷宫

FOXFOXBEE◎著

雁北堂出品

NO ⊗ NAME

Seven path
labyrinth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名字的人.七路迷宫 / FOXFOX BEE 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5
ISBN 978-7-5596-1237-3

I . ①没… II . ①F…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8449 号

没有名字的人.七路迷宫
作 者: FOXFOX BEE
选题策划: 雁北堂 (北京)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 文
特约编辑: 董云苓 杨 静
封面设计: 蔡小波
版式设计: 冉冉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5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1 印张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1237-3
定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894445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 01 章 少女旺旺旺
021	第 02 章 七路迷宫
040	第 03 章 不要相信任何人
053	第 04 章 有情人终成兄妹
067	第 05 章 尘封的日记
082	第 06 章 约书亚大厦
095	第 07 章 吉卜赛人的寓言诗
113	第 08 章 约翰森·H
131	第 09 章 玛丽亚和玩具屋
144	第 10 章 它有一千个名字
158	第 11 章 生命之泉
171	第 12 章 安菲斯比纳的两张脸
191	第 13 章 43 号和 44 号的过去

206	第 14 章 你怕生下一个怪物
218	第 15 章 偷名字的人
235	第 16 章 欺骗你的大脑
248	第 17 章 定制保险柜
261	第 18 章 每个人都是迷宫的一部分
276	第 19 章 回家，回家，回家
290	第 20 章 阿尔法会提醒你
303	第 21 章 罗德先生
317	第 22 章 基因记忆
332	第 23 章 离开学校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关于名字的故事。

名字，是每一个人在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时，父母赋予他的第一个美好的祝愿和期盼。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名字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人们潜在的性格。

举个例子，我生活在南方，通常名字里面含有诗或静字的女生，比如说陈诗韵、张静柔，她们大多数成长在比较保守的家庭，性格内向，说话小声，即使在青春期也不会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认真读书考试，成绩一般中上游，毕业后成为公司 OL 并在 30 岁之前结婚生子。

又或者，名字里有家的男生，比如说王家俊、周家明，一般都身材瘦高不善言辞，喜欢篮球等运动，爱穿衬衫，毕业后很少会离开家乡到外面发展，薪资平平，会耐心地陪女朋友或者老婆逛街买衣服，基本没有胆量背着老婆找小三。

又比如，叫美丽的永远不是美女，叫英俊的永远长得不帅。

在西方也一样。

名字叫 Grace 或者 Phoebe 的，从小到大都是好人缘的大美女；

只要叫 Paul 的都是极度内向的闷骚男，喜欢看书和在社交软件上聊骚异性；

叫 Sam 的永远是肌肉发达、不停说话，但没啥脑子的大个子；
没有一个叫 Richard 的不爱喝啤酒，并且一到中年瞬间秃顶；
几乎每一个老板的女秘书都叫 Amanda，因为她们似乎特别擅长管理日程和接电话。

名字会伴随一个人从娘胎里开始，直到走进坟墓。

就好像日本小说《阴阳师》里“安倍晴明”说的，名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短的咒语，我们每个人都被束缚在名字里。

宇宙万物皆有姓名，只有神没有名字。

我认真地回忆了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的名字有问题的。

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小名叫妞妞。

那时候，很多家长刚开始教孩子写字，都会先教孩子写自己的名字。

我回家也吵着让我妈教我。我妈张中华，华姐，就教我写两个字：妞妞。

哪有小孩全名叫妞妞的？我爸叫汪金水难道我不该跟我爸姓汪？

只怪当时太年轻，被我妈塞了几根冰糕收买了，我就真以为自己的名字叫妞妞了。

5岁马上就要读小学了，我小时候从来没上过幼儿园，其他家长劝我妈让我先念个学前班。

那天老妈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到幼儿园门口，迎接我的老师对我说：

“这就是旺旺旺？”

当时我的反应是震惊的，谁是旺旺旺？换到现在我肯定会说，Excuse me？

然后我妈忽然低下头轻声跟我说：“你的名字是旺旺旺。”

我妈走后，老师带着一堆小朋友玩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她。快点快点抓住她，快点快点抓住她。”

……

“旺旺旺，快点啊，到你了，你起来啊，旺旺旺？旺旺旺？”幼儿园老师对我喊道。

老师你为什么学狗叫啊？我毫无反应。

上小学前两天，我妈买了五条“芙蓉王”，两瓶特别好的白酒，带上她们外贸公司出口的宝石项链，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到小学校长家。

小学校长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太，戴着金丝眼镜。

寒暄了一下后，我妈和校长低语了几句，校长一脸疑惑。

“确定按照这个名字……打姓名单？”校长问。

我妈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真是拜托您了，也请务必别跟她的班主任透露。”我妈说完，把放着项链的首饰盒使劲往老校长手里塞过去。

“这……确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孩子以后万一中考了，还是……”

校长推了推眼镜。

“唉，到时候再想办法吧。”我妈继续把其他礼物往校长手里推。

然后，我那旺旺旺的名字继续使用了八年。和梅德升、郝夏健、曾桃艳、李昌富、杨巅峰、陆大乃和杜其衍并称南山区八大金刚，被人嘲笑了八年。

中间的一切需要本名的活动，诸如体检、少年宫报名和升学等，也不知道我妈找了多少关系，都巧妙地瞒天过海了。

开始懂点屁事的我，觉得我爸妈作为海归高才生，应该是脑子抽了才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可我没机会问了，我妈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那一天下午，我放学一回家，就见到一个大美女和我爸妈坐在客厅。

刚想开口叫人，舌头却在嘴里打结了，因为我有点判断不出她的年纪。按照现在的说法，她是个貌美大御姐。我一下竟然不知道应该叫她姐姐还是阿姨。

我爸妈似乎在跟她谈论很严肃的话题，华姐的眉头都挤成了“川”字形，眼角隐约有泪痕。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阿姨好。”

阿姨见到我却是相当的友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哟，这是旺旺？过来让阿姨抱抱。”阿姨一边说一边顺势把我搂在怀里。

阿姨身上有一种很甜又很奇怪的香味，以前从来没有闻过。

阿姨自称汪舒月，据说是爸爸的本家远亲。我妈介绍她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

“旺旺，你以后叫我舒月阿姨就行。”舒月笑眯眯地看着我，“从今往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了。”

啥？难道阿姨以后要来我家住？可是我家只有两间卧室啊，难道我要把房间让给她？

“今晚妈妈和你收拾一下衣服行李，明天放学舒月就会把你接过去住。”我妈说。

我幼小的三观又被颠覆了。

难道你们要把我送给别人？

难道我就这样被抛弃了吗？

当时正值琼瑶剧热播期间，其中八点档《婉君》和《西游记》二选一，明明将会有个《西游记》一般奇幻人生的我，却毅然选择成了虐心爱情剧的忠实粉丝。

就在前一天，《婉君》播的那集，才讲了作为童养媳的婉君寄人篱下受尽凌辱，被婆婆逼着冬天去河里打水，河水把指尖都冻红了，电视机另一头的我流着泪义愤填膺。

长大后想想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挪威人冬天不也洗冷水澡？

总之在那一瞬间，我的未来和电视剧里婉君被恶婆婆毒打拖地洗衣煮饭的画面无缝连接。

“不要——”

我哇哇大哭。

“舒月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不是我们不要你了，是妈妈太忙总要出差，你爸爸又不会照顾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啊。”

“妈妈一直对你疏于教育，舒月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她还能教你做作业，爸爸妈妈会每周来看你的。”

“你不是说一直想学钢琴和画画吗，舒月都会，她可会弹琴了。”

.....

任凭华姐说干了口水，我不为所动。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几根冰棍就能被收买的低龄儿童。

肯定是把我卖了。

最后，老爸开口了：“舒月一直没有小孩，她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流传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女人总怀不上孩子，就要带一个孩子回家养一段时间，这叫‘带子’。你跟舒月阿姨生活一段时间，她就会慢慢怀上孩子了。舒月阿姨很想要孩子，旺旺你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班里的小组长，爸爸的好女儿，是不是应该助人为乐，帮帮阿姨？阿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把你送回来了。”

爸爸的话让我正义感爆发，我可是刚领到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Whatever，反正当时就信了。

我不知道舒月到底多少岁，她本科在一流的大学读生物工程，后来在麻省理工（我妈口中说的师范大学）攻读硕士，主修生物和遗传学。她的研究据说上过号称诺贝尔医学奖前哨的科学杂志《柳叶刀》。

可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无论是留洋归来的大博士，还是学

富五车的科学家，也一样是住在筒子楼，而非只有商人企业家才住的别墅。

不过，跟舒月住了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搞清她每天去哪里上班，她并不像其他科研人员那样，而是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神秘秘地就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干吗。

这一住就住到了初中，事实上当我小学四年级之后，就知道“带子”什么的是骗人的了，她连老公都没有怎么会有孩子呢。

但是小学四年级之前，他们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小孩趁大人睡着后从裤腿里面爬进去的。

亏我还老是问她为什么小孩子还没爬到她肚子里去，她还一本正经地给我解释，小孩怕她放屁不肯进来。

你们这些大人，能不能对小孩有基本的诚信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随时都有因为三观颠覆而导致精神分裂的可能好吗？

我爸妈唯一没骗我的是，舒月确实弹得一手好钢琴，也画得一手好画。

我学会了弹《梁祝》和《天鹅湖》，也学会了工笔花鸟行云流水。

舒月每次去开家长会，回来都会拿着写满红字的数学成绩单：

“你这孩子像谁啊？你爸的好脑筋你咋一点都没继承？想当年你爸读小学的时候，五位数加减乘除都靠心算。”

也幸好她不是我亲妈，按照我妈华姐的性格，估计就得一巴

掌呼过来了。

但我真的是数字无能，我对数字极度不敏感，却对文字和图画非常有兴趣。按照舒月的说法，我的表现决定了右脑更发达一点，所以与其让我死记硬背各种数学公式，还不如利用我右脑的感知系统，训练我的观察能力和想象力，以补充我左脑的逻辑能力不足。

舒月训练我的方式竟然是玩游戏。

游戏的道具是舒月DIY出来的，是一个圆圆的盒子，有点像月饼盒，但比月饼盒大一圈，里面是空心的。盒子盖上，是一个螺旋形的迷宫，在这个迷宫中间，有一个洞。

舒月说，这个游戏叫作“七路迷宫”。这个游戏的规则和“推箱子”差不多。

她在我手里塞了一颗透明球，其他颜色球由舒月摆放在迷宫里的任意位置。

颜色球自己不能动，我需要像玩撞球一样，用透明球把其他彩色球按照红黄白蓝黑等的顺序推进迷宫中间的洞里。透明球每次只能推一颗彩色球，并且进洞的顺序不能错。可是迷宫错综复杂，经常推完一颗，另一颗的位置就被堵住了，又或者不小心把两颗彩色球推到了一起，这都算作输。

一开始舒月只放一颗红球一颗黄球让我推，没啥难度，小学生智商也能轻易按顺序推进洞。到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彩色球的数量，每推一步球时都需要小心谨慎，全盘布局，只要路线设计上有一点失误都赢不了。

输的惩罚是不能看香港台的《美少女战士》动画片。

作为引领全班时尚潮流的四年级三班宣传委员，如果不知道昨天《美少女战士》播了什么，是无法在午休时的角色扮演中创造话题的。

何况（被逼）扮演夜礼服假面骑士的侯英俊，真的很英俊。侯英俊是我的初恋。那时候他跟我挺来电的，经常会把别人送给他领导爸爸的进口糖果，偷偷塞进我手里。

所以即使智商有限，我也要燃烧小宇宙走完迷宫。

再后来，舒月把五颗彩色球全都放进迷宫，我将近半年都无法按顺序走通。

六年级寒假前的最后一天，侯英俊红着脸让我放学别走，我记挂着回家解谜，对他说谢谢不约。

开学时他被中队长“眼镜章”成功撬走。也是同一天，迷宫解开了。

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如果当初早点走完迷宫，我就跟侯英俊是一对了，也许我的一生就改变了。

可我不是电影里能在最后一秒剪断炸弹引线的拆弹专家，也不是小说中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的超能少年。

我只是一个爱胡思乱想，有点口吃，智商着急的小学生。

回到二年级暑假。有天下午，舒月说要请我吃麦当劳。

那时候的麦当劳和肯德基，简直是每个小学生的生日愿望，尤其当整个城市才有三间麦当劳，每间排队最少三小时的时候。

因为每个排在你前面的小屁孩都要念：

双层牛肉巨无霸，酱汁洋葱夹青瓜，芝士生菜加芝麻，人人吃到笑哈哈！

只要能在五秒内背完并且不出错，就能得到一个免费的巨无霸大餐，所以，每一个小学生都会背。我也拼命练了好久，可是我一紧张就口吃，每次都换不到巨无霸。

“没关系，我背了。”舒月淡定地说。

然后她骑着摩托带我去动物园旁边新开的麦肯基。

我当时还不知道高仿会在中国的未来越来越发达，只是很纳闷为啥这个麦当劳还有全家桶和辣子鸡炒饭。

舒月点了一份炒饭，又给我要了一个汉堡包。

到嘴边的汉堡包，突然有点不太敢吃。

我的直觉告诉我，舒月也不正常。

她明确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吃麦当劳，说以前在美国吃的美式快餐太多，闻到就想吐。

上一次主动带我去吃肯德基，是让我假扮她的小孩，在街上哭着跑出来抱住她的大腿说“妈妈不要抛弃我呜呜呜”，并演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以吓退她的追求者。

这次也一定不是好事。但身为一个小学生，我感觉我不吃好像都对不起自己的智商，都无法推动剧情发展了呢。

吃完后我摸着鼓鼓的肚子：“说吧，要我干吗？”

“小鬼你是越长越滑头了。”舒月白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确实，我因为跟她住在一起，脾气秉性也越来越像她，并且

在我成年后，我也经常感慨，我既不像我爸的寡言内向，也不像我妈的风风火火，倒是像极了舒月，看似漫不经心，转转眼睛就一肚子鬼点子，张口就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舒月从包里摸出一沓纸：“背熟它。”

我一看，纸上竟然是南北朝的《千字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这篇《千字文》我会背，因为平常舒月教我练书法，就是用王羲之的字作字帖。

“你仔细看。”舒月拍拍纸面。

我仔细看了看，这是一张古书的复印版，总共十二页，文字成竖排，每排四句。

每个字上面都有一个数字和字母标记。天，地，玄，黄分别是 A18，B10，A04，C91。

靠，一千个，敢不敢再难一点？

“我做不到。”我恨不得把汉堡吐出来。

“傻子，知道你做不到，乍一看很难，背面写了规律，你只需要记住前四十个字，就能推断出后面的编码。”

感恩舒月没高估我的智商，经过她一番讲解，我马上找到了诀窍，还好也不是很难嘛。

“给你三天。”舒月说。

“最少也要一个礼拜。”

“四天。”

“五天。”

“成交。”

五天之后。

“背下来没有？”

我点了点头。

舒月从我书桌上拿起那本《千字文》影印件，撕了。

“从此这些代号只有我知你知。”

其实她还说漏了一个人，也许是她故意不肯告诉我。

后来舒月也会时不时地抽检我。

其实只要前面的字所指代的编号不记错，后面的我都能推算出来。

数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套简易替换加密密码，因为这套密码，我成了唯一能靠近真相的人。

舒月家里不大，只有三间房，一间她睡，一间我睡。还有一间房，主要就是放她的研究资料、植物样本和观测仪器什么的。自从有一次我搞烂了一个虫子的标本之后，她就不肯让我进去了。

客厅的书架上有很多很多书，随着我逐渐长大，她经常有意无意地，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笑嘻嘻地问我能不能读懂。

大部分都是关于巫术、萨满、炼金术和多重宇宙的书，我才多大啊，我怎么可能看懂。

老师说封建迷信是不对的，于是我强烈谴责了她。

在当时我有限的认知里，麻省可能就是河南省隔壁的一个省，生物硕士可能就是学鸡鸭鹅养殖的。